

欽定北史

卷之二十九

北史卷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  
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畧沮渠夫人生齊郡順  
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  
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  
性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

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  
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  
王禮諡曰厲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  
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  
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豐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  
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  
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  
薨諡曰武康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  
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  
裴衍共攻信都鑿旣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

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鑿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  
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鑿王爵贈司空鑿弟斌之字  
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鑿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  
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  
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諡武襄

廣川王晷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鞠獄稱平  
太和四年薨諡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古  
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  
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難以尊降伏私痛寧爽  
欲令親王有期親者爲之三臨大功親者爲之再臨小

功總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  
大歛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弔旣殯之總麻理  
在無疑大歛之臨當否何如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  
哀於闔柩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  
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  
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爲若期  
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旣以情降宜從  
始喪大歛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  
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旣臨之  
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

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旣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歛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

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諡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諡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時孝文不豫

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任州貪恠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



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旣總軍省求慾無厭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內恃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

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畧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諡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

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旣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團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文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綜旣降延明因以軍乘

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  
旅人物彫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  
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顥敗奔梁死於  
江南莊帝未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諡曰文宣所  
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畧詩禮別義  
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筭圖又  
集器準九篇別爲之注皆行於世矣孫長孫儒孝靜時  
襲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  
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

陵慧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  
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  
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忠信  
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匠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都職  
謂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  
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  
致誠勗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又  
以濟陽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誠之後禧朝  
京師詔以廷尉卿李冲爲禧師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

及清脩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帝責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爲禧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王雍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邑食二千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

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何爲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

曰元弟禧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恒恐君  
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  
爲愧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  
每加切誠而終不改操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  
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  
已猶欲遠有簡嬖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  
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恪比纏尪疾實憑諸父今便親  
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帝  
旣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  
尚謀反帝時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

金墉衆懷沮異禘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  
洩而散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禘將害帝是日帝息於  
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臥魏孫便欲赴廷承祖私言  
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止帝尋覺悟  
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禘意不疑乃與臣妾  
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  
至芒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  
反乃緩之禘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  
追禘禘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禘者唯兼防閭尹龍武  
禘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歎憶



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都不  
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  
而龍武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塢顧謂龍武曰汝可勉  
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  
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  
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  
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  
於禧曰立象變汝終爲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  
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  
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言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

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  
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  
以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百  
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  
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踢霜與露洛水湛  
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  
者雖富貴聞弦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  
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琇家初與通情旣聞禧敗乃殺之  
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二  
弟昌曄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並聽附屬

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出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爲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爲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一家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畧位宗正卿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窺覷邊服尔朱榮之害百官也樹時爲郢州刺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鶴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鶴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

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歔初發梁覩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殺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樹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貞旣葬還江南位太

子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爲咸陽王途景使爲魏主未幾景反曄字世茂梁封爲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字延和傲很凶麤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爲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爲驢王禕誅後坦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禕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

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別先責絹五匹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

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傅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  
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  
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  
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軍孝文  
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  
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  
王除都督冀州刺史帝親餞於郊誠曰刑獄之理先哲  
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  
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

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政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屏左右誡之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右察其意色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謚曰靈王陪葬長陵子謚襲封幹妃穆氏表謚及謚母趙等悖禮憊常詔曰妾於女君猶婦人事姑舅



妾子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猷可付宗正  
依禮正罪謚在母喪聽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  
遇赦復封後爲岐州刺史謚性暴虐明帝初臺使元延  
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  
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  
日間謚召近州人夫閉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人楚掠  
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謚怖  
登樓毀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  
游擊將軍王暉馳驛喻之城人旣見暉至開門謝罪乃  
罷謚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

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爲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謚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謚字興伯性平和位都官尚書尅朱榮之入洛陽啓莊帝欲遷都晉陽帝以問謚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之謚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謚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旣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謚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謚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

歎曰臣一昨愚志有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是以遷都議因罷永安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謚本年長應襲王封爲其父靈王愛其弟謚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謚封趙郡王歷位司空太保太尉錄尚書事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謚孝懿謚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謚弟譚頗強立少爲宗室推敬卒於秦州刺史譚弟讞貪暴無禮位大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爲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爲大理典決京師

獄訟遷特進尚書右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  
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  
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友愛諸弟  
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雁門及令羽歸望其稱劾  
故賜如意以表心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  
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  
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  
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  
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今始維夏  
且待至秋後孝文臨朝堂考羣臣顧謂羽曰上下二等

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出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令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能懃謹夙夜數辭以疾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

謂守尚書尉羽曰卿恭勤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  
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  
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  
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  
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  
罪應大辟但以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  
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  
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  
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脩今降爲中大  
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夫李彥卿實不稱職

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第初孝文引陸叡元贊等前曰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弟不免面墻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名亦不可得也帝大悅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人訟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帝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誠歟宣武卽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內面授司徒請爲司空乃

許之羽先淫員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爲俊興所擊積  
日祕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諡曰慧子恭襲是  
爲節閔帝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  
郡王後封淮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  
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  
安爲太傅錄尚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曠平  
諸王悉居其下又爲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  
統中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  
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  
帝初遷大丞相薨諡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



名果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爲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倜儻不恒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或說雍待士以營聲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改封高陽後爲相州刺史帝誡曰爲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司州牧帝時幸雍第皆盡家人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

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殺雍以問侍中崔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已不能匡正請返私門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錦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也詔雍

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朝晡侍講明帝  
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  
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  
與元又同決庶政歲祿粟至四萬石伎侍盈房榮貴之  
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欲以爲  
妃宣武初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  
延昌已後踈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未幾崔  
暴薨多云雍歐殺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送之雍  
遣其闈豎丁鵝自至宮內料簡四人冒以還第太后責  
其專擅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諡

文穆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自熙平以後朝政禠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又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諡曰文子斌襲斌字善集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準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

吉慶孝文大奇之敏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  
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  
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墉  
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  
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  
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  
於流化池芳林下帝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  
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  
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爲改  
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

令之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瑠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敝，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後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時帝進繖，遂住而賦詩，令示勰。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時勰去，帝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責吾耳。詔贈勰所生母潘氏爲彭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

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勳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  
勳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而  
建此旣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  
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勳手曰  
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  
烈帝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  
年在冲蒙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  
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踈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  
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  
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河北

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總於  
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  
府各爲人所獲總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  
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畧也吾亦分其  
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  
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  
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總對曰水德之應遠稱  
天心帝令總爲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  
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  
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爲者人



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爲家人書於勰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謩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謩便欲進藥，勰以帝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爲壇於汝水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獻文爲帝，請命乞以身代帝。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

其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之禮以勲功爲羣將之最尋以勲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齊將陳顯達內寇帝復親討之詔勲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時帝不豫勲辭侍疾無暇更請一王總當軍要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帝至馬圈疾甚謂勲曰今吾當成不濟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親賢不可不勉也勲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此乃周且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請免正欲仰成陛下日

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  
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與白  
雲俱潔慙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  
每請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  
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  
冲挹之性也帝崩于行宮過祕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  
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  
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  
廳事得加斂襯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  
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

宣武卽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掘蛇騎武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于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帝昇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含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芥之過勰上

諡議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  
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  
帝從之旣葬帝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  
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敕遂其  
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  
帝不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景明初  
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  
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  
揚州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  
胡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勰還

朝初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  
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  
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  
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  
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  
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時咸陽王禧以  
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  
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  
州烈深以爲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  
自覽政時將祔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

士六十人召禱勰詳等引見帝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詔乃爲勰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勰因是作蠅賦以喻懷又以勰爲太師勰遂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爲書於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應命帝前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爲三十卷

名曰要畧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兇復又肇兄女入爲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爲后總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總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總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閭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訪暉明勰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總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總妃方產固辭不得己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



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賫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三下勰大言稱寃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帝爲舉哀於東堂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爲

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總諡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諡武宣王詔可及莊帝卽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閔節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劭善武藝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邊劭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青州刺史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啓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卽位

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諡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  
文恭皇后子韶字世胄好學美容儀初尒朱榮將入洛  
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榮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  
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  
中爲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  
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  
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  
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  
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腦  
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

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韶  
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慧政  
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剃  
韶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  
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  
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  
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  
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嚼  
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  
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

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宣武覽政爲中大將軍錄尚書事

咸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傅領司徒  
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廷  
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  
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  
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旣以季父崇寵  
位望兼極貪冒無慝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  
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櫬巷次行路  
裏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嗷然如宋王劉昶女  
華見恭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毀隧視之  
又燕於安定王變如高氏卽茹皓妻姊詳旣素附於皓

又緣淫好往來稠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住  
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  
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  
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  
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  
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爲必死亦乘車傍  
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  
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  
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  
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胄常季

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夜卽收禁南臺又武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爲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



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賄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剗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

名遠近歎怪之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諡曰平王  
子顥襲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爲徐州刺史尋爲御  
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懃明遠叱干騏驎等寇亂幽華  
等州乃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遠頻破  
賊解幽華之圍後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  
師武泰初爲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尒朱榮入洛推莊  
帝授顥太傅顥以葛榮南侵尒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  
自安之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爲魏王假  
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  
燎午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爲

顥所禽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屢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忝朱榮還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顥自輟轅出至臨潁爲臨潁縣卒所斬初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閭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恒農楊曇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

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弟頊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恂未封早夭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太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孝文

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體帝皆爲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旣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謀

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賁椒

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餘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後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累病數日死初帝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于正晝之時  
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  
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  
以彭城王中宣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  
陽烏孝武初爲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  
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遷中書監爲納順皇后妹爲妃  
而不見禮荅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  
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  
趙郡李侍顯爲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



李入宮毀擊之強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  
父子勁以后久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  
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  
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  
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  
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  
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孝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  
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勢劣二弟潛  
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  
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

密疏云高肇謀爲殺害主上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卽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孝武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繫之中飲賞自若畧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以面見至尊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歛以小棺瘞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

三年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繼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年封孝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旣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

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  
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  
泰山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  
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  
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脩  
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  
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孝武笑而不應  
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憚詔裁門下之事又典  
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  
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重使於城

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  
絕祿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未有  
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  
詿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  
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  
懌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  
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又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  
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又所疾又黨人通直郎宗準  
愛希又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  
分明得雪乃釋焉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

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  
逼孝明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懌  
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  
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劈面者數  
百人

廣平王懷

闕

自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

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孝武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倣儻難測悅妃  
閻氏卽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荅有崔延夏者  
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木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

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牀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病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爲元叉所害悅了無讐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又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闕悅乃爲大剉碓置於州門

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暫息及尔朱榮舉兵向洛悅遂奔梁梁武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爲魏主號年更興節閔初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神武旣誅尔朱以悅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旣至清狂如故動爲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謚曰文宣子頴與父俱奔梁遂卒於江左皇子恔年七歲景明元年薨就斂於華林棗間堂葬于文昭皇后陵東後以增廣文昭后墳塋徙窆北崗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瞻加以雅  
談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獻文  
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于桑中  
人而無儀各宜遘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至於橈  
敗實尸其闕武宣孝以爲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  
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佗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  
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生  
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昧鵠鶴奢淫行喪雖  
禍發青蠅亦自貽伊戚顛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  
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

不得其終斯乃朱均之性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  
聞晚致顛覆習於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  
親作輔時鍾屯詖始遘牆茨之逼運屬道消晚扼兇權  
之手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狂逸揆其終始俱  
不足論而悅以天人所棄卒嬰猜懼之毒蓋地逼之尤  
也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  
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阼  
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  
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北史卷十九

北史卷十九考證

咸陽王禧傳爲之師傅以匠成之○以匠監本訛匠以  
今改從南本

帝時幸小平津○監本脫津字今從南本增正

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魏書作  
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於永寧佛寺與此小異  
廣陵王羽傳詔羽從至雁門○雁監本訛應今改從南  
本

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果一本作杲

彭城王勰傳時將祔祭○祔監本訛初今改從魏書

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恪監本訛諱蓋沿襲舊文  
而然也今改正

邵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魏書無資字

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  
稱西域鬼作也○玉監本訛王今改從南本

北海王祥傳武泰初爲相州刺史○初監本訛傳今改  
從閣本

廢太子庶人恂傳時年十五餘○魏書無餘字

北史卷十九考證

北史卷二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弟子羅辰羅辰曾孫仁之

尉古真

從立孫瑾

穆崇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庾業延

王建

羅結

婁伏連

曾孫寶

閻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爲牙門將當魏神元時頗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來歸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桓帝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桓帝匡助晉氏操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統國御衆威禁大行國無姦盜路有頌聲威武所向下無交兵招喻六狄咸來歸誠奉承晉皇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翦逆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逆東西狼時敢逼天王兵

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士鄴洛構隙棄親求疏乃招  
異類屠各匈奴交刃千里長蛇塞塗晉道應天言展良  
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  
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欲求外救朝臣莫應簡賢  
選士命茲良使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  
謨協義亭侯衛韃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  
帝心存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  
承命會議諮論奮發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力奉  
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動亦攘功濟方州勳烈光延升平  
之日納貢充藩馮瞻鑿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



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歎歔悲痛煩寃載呼載號遠近親軌奔赴梓廬仰訴造化痛延悲夫時晉光熙元年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略附於傳操以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勲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沉段繁並信義將軍都鄉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爲桓帝所表授也六修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

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  
多計桓帝並以爲將常隨征伐雄稍遷至左將軍雲中  
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  
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爲左右輔相六修之逆國內  
大亂雄澹並爲羣情所附乃與劉遵率烏丸晉人數萬  
而叛劉琨聞之大悅如平城撫納之欲因以滅石勒後  
爲勒將孔長所滅

莫含鴈門繁峙人也劉琨爲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  
下常交通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  
含於琨琨喻遣之乃入參國官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

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含音訛  
或謂之莫回城云子顯昭成世爲左常侍顯子題道武  
初爲大將以功賜爵東宛侯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  
獲罪題亦被黜爲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  
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  
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制題久侍頗怠賜  
死題弟雲好學善射道武時常典選曹賜爵安德侯遷  
執金吾參軍國謀議太武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  
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諡敬  
公

劉庫仁字沒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二十九年昭成暴崩道武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衆統之河西屬衛辰河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苻堅處衛辰在庫仁下衛辰怒叛攻庫仁庫仁伐衛辰破之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庫仁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

代郡兵次於繁峙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率三郡人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走丁零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眷第三子羅辰機警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為意後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顯既殺眷又謀逆及道武卽位討顯子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從奔慕容麟徙之中山羅辰卽宣穆皇后兄也顯既殺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強每謀逆羅辰輒先聞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諡曰敬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

史卒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諡曰貞子余頭位魏昌瘦  
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字山靜少有操尚粗涉  
書史歷位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  
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諡曰敬仁之  
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飯冷菜衣  
服故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  
中或搆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淺識皆稱其美  
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  
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  
王綽齊神武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

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  
人流與齋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  
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仁之伯乞歸真君中除中  
散大夫性寬和與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曾遇患晝寢  
有奴偷竊乞歸詐睡不見亦不泄之此奴走入蠕蠕方  
笑言之亦無嗔色獻文未除主客尚書孝文初位東雍  
州刺史賜爵永安侯卒子嵩字阿龍好周人之急與王  
仲興自平城被追赴洛家貧不能自達嵩事事資遣宣  
武時仲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請疏黃河以通船漕授龍  
門都將歷年功不就坐流元擘僭立授大鴻臚卿子挑

湯位終奉朝請

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將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馳告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押其頭傷其一目不服乃免之後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侯明元初爲鴻飛將軍鎮大洛卒於定州刺史子億萬襲古真弟諾以忠謹著稱從道武圍中山先登傷一目道武歎曰諾兄弟並毀目以建功勳誠可嘉也賜安樂子從平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武時改邑遼西公卒第八子歡襲諾長子眷忠謹有父風明元時執事左右爲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



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之大檀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  
卽位命眷與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綰奏  
機要加陳兵將軍文成時拜侍中太尉封漁陽王與太  
宰常英等錄尙書事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  
曰今去都不遠而旋敵必疑我有內難方寒雪宜更進  
前帝遂度漠而還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薨諡曰莊  
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武幹獻文時假節領護羌戎校  
尉敦煌鎮將至求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  
取資平定爲効弗許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  
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方輿難之爲妻元所害多侯

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稍遷太中大夫明帝時朝議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孚慶賓後拜肆州刺史時尔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惡之據城不納榮襲之拘還秀容呼爲假父後以憂還都尋起爲光祿大夫督鎮汝陰還朝卒贈司空子瑾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以國姓門資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娶其甥皮氏爲妻由此除中書舍人後除吏部郎中齊文襄崩文宣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天保中累遷七兵尙書侍郎孝昭輔政除吏部尙書武成踐阼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

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祕密由是朝之機事頗亦預聞後爲尚書右僕射卒武成方在三臺饗宴文遙奏聞遂命撤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爲世所鄙有女在室忽從奔誘瑾遂以適婦姪皮逸人瑾又通寡嫂元氏瑾嘗譏吏部郎中頓丘李構云郎不稽古構對令史云我實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聞大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別也有賈彥始者儀望雖是儒生稱堪充聘陳使司徒戶曹祖崇儒文辯俱不足言將爲當世莫及好學吳人搢脣振足爲人所哂見人

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  
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及位任重便  
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卽瞋罵旣居大選彌自  
驕佞皮子賤恃其親通多所談薦大有受納瑾死後其  
弟靜忿而發之子賤坐決鞭二百配北營州初瑾爲聘  
梁使梁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爲宰相瑾出  
私謂人曰此公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爲陳使主  
兼散騎常侍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鏡吹昭復謂人  
曰二年當死果如言焉德載位通直散騎侍郎眷弟地  
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位

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尤善嘲笑  
太武見其効人舉措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  
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攻冢地干爲索所縞折脅而  
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郡公諡曰惠子長壽位右  
曹殿中尚書賜爵會稽公卒於涇州刺史古真族玄孫  
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爲武衛將軍時領軍元又執  
權百寮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涼州刺史涼  
州緋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綾二千匹令染聿拒不受又  
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卒

穆崇代人也其先代効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少以盜

竊爲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  
劉顯之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  
謂崇曰顯若知之雖刀劔剗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  
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馳  
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將囚之崇乃唱言梁眷不顧恩  
義將顯爲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信之窟  
咄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與崇謀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  
道武道武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道武爲魏王  
崇從平中原位侍中豫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  
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祕之及有司

奏諡帝親覽諡法述義不剋曰丁曰此當矣乃諡丁公  
初道武避窟咄難遣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  
入其營會有火光爲春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  
得因匿阬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  
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  
奉焉太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饗崇長子逐留以功賜  
爵零陵侯後以罪廢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於侍中  
諡曰靜子真尙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敕離婚納文  
明太后姊位南部尙書侍中卒諡曰宣孝文追思崇勳  
令著作郎韓顯宗與真選定碑文建於白登山真子泰

本名石洛孝文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尙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後爲尙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爲定州刺史初文明后幽孝文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孝文德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病乞爲恒州許之泰不願遷都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陸叡及安樂侯元隆等謀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澄發并肆兵討之澄先遣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喻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爲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攻煥郭門不克走出爲人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



誅子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得還爲太尉參軍事子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卽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末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逐留弟觀字闡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明元中位爲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遺漏尙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太武監國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泰常八年暴疾薨年三十五明元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諡

曰文成太武卽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殷勤以爲自道武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子壽襲爵尙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太武愛重之擢爲下大夫敷奏機辯有聲內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尙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屢逢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先告故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勳未錄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孫賜爵郡公輿駕征涼州命壽輔景穆總錄機要內外聽焉次雲中將濟河帝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

崔浩尙書李順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健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牧田訖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若違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爲證非虛言也壽信卜筮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京邑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山惠保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之太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景穆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是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

共食而令諸父餽餘爲時人鄙笑薨贈太尉諡曰文宣子平國襲爵尙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爲太子四輔卒子伏干襲尙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卒諡曰康無子伏干弟羆襲爵尙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武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勳德之舊讓而赦之轉吐京鎮將深自剋勵後改吐京鎮爲汾州仍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羆以吏人懷之並爲表請孝文皆從焉羆旣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

及祖七百餘人詣闕稱罷恩德孝文以罷政和人悅增  
秩延限後徵爲光祿勳隨例降王爲魏郡公累遷侍中  
中書監穆泰之反罷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爲編戶卒  
于家宣武時追贈鎮北將軍恒州刺史罷弟亮字幼輔  
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侍御中散尙中山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徙封長樂王孝文時除征南  
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子  
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博兇悖氏羌  
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之孝文從焉於  
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氏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

軍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  
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爲侍中尙書左僕射于時復置  
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  
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爲冀州中正  
長孫嵩爲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審推舉尙書  
陸叡舉亮爲司州大中正後拜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  
爲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月孝文毀瘠猶甚亮表請  
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修  
崇郊祠垂惠咸秩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  
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

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羣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  
宇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  
悽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  
顯祖逮朕沖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  
疇昔唯深悲感亮稽首請稽之卜筮又以去歲役作爲  
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人力彫弊  
且材幹新伐願待逾年帝曰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  
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命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  
尙若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欲及此時以就  
大功人生定分修短命也著蔡雖智其如命何當委之

分豈假卜筮移御永樂宮後帝臨朝嘗謂亮曰三代之  
禮日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  
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  
中之集中前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  
命讀奏案帝親決之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  
攝中軍事帝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  
平津汎舟幸石濟亮諫曰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  
首血汗車輪帝乃感而就橋渭之小水猶尚若斯況洪  
河有不測之慮帝曰司空言是也及罷預穆泰反事覺  
亮上表自劾帝優詔還令攝事亮固請久乃許之後徙



封頓丘郡公以紹崇爵宣武卽位拜尙書令司空公薨  
宣武親臨小斂贈太尉諡曰匡子紹字永業尙琅邪長  
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秘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  
書令七兵殿中二尙書遭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歷  
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  
性方重罕接賓客稀造人門領軍元又當權薰灼曾往  
紹宅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尙之及靈太后欲黜又  
猶豫未決紹讚成之以功加特進侍中元順與紹同直  
常因醉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  
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

謝事還家詔諭乃起除侍中託疾未起故免河陰之害  
莊帝立余朱榮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及見榮捧  
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家兒  
車駕入宮尋授尙書令司空進爵爲王給班劔四十人  
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獎往詣紹獎以紹郡人謂必致  
敬紹又恃封邑是獎國主匡坐待之不爲動膝獎憚其  
位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普泰元  
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  
大將軍尙書令太保諡曰文獻子長嵩字子岳襲爵位  
光祿少卿平國弟正國尙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正國

子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  
都尉與公主冥婚壽弟多侯封長寧子位司衛監文成  
崩乙渾專權召司徒陸麗麗時在溫湯療疾多侯謂曰  
渾有無君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  
不從遂爲渾害多侯亦見殺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  
薨子龍兒襲爵降爲公卒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  
經史與長孫承業陸希道等齊名然而矜已陵物頗以  
此損焉孝文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以爲屈  
帝曰朕欲敦勵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汗弼  
曰旣遇明時耻沉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帝曰朕

與卿作州督舉一主簿卽命弼謁之因爲帝所知宣武  
初爲廣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書舍人  
卒於華州刺史諡曰懿翰弟顓有才力以侍御郎從大  
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賜爵泥陽子拜司衛監從太武  
田崞山有虎突出顓搏而獲之帝歎曰詩云有力如武  
顓乃過之後從征白龍討蠕蠕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  
殿中尙書出鎮涼州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尙書文成  
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諸軍西征吐谷渾坐擊賊不進免  
官爵徙邊文成以顓著勳前朝徵爲內都大官卒贈征  
西大將軍建安王諡曰康子寄生襲崇宗人醜善道武

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戮力捍禦左右拜天部大人居東蕃子莫提從平中原位相州刺史假陵陽侯其子孫位亦通顯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簞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騶騶一夜忽逸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簞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簞簞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簞懼遂奔衛辰及道武滅衛辰簞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爲侍郎親近左右從征慕容寶於參合皇始

初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羣盜並起斤與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至大娥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爲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明元卽位爲鄭兵將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簞長寧子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斤召入天安殿東廡下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錄決囚徒明元大閱于東郊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先驅討越勒部於鹿那山大破之又詔斤與

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機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輅軒備威儀導從太武之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宋廢主義符立其國內離阻乃遣斤收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巡次中山斤自滑臺趨洛陽長驅至武牢遂平兗豫諸郡還圍武牢及武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武卽位進爵宜城王仍爲司空太武征赫連昌

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城秦雍  
氐羌皆來歸附斤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  
走上却斤追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請因其危平  
之乃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  
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禽之昌衆復立昌弟  
定爲主守平涼斤耻以元帥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己乃  
舍輜重追定於平涼定衆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  
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  
斤及將娥清劉拔爲定所禽後太武剋平涼斤等得歸  
免爲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



軍降爵爲公太延初爲衛尉改爲恒農王後爲萬騎犬將軍太武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以爲不可帝不從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戶又以斤元老賜安車平決獄訟諮訪朝政斤聰辯彊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九太武親臨哀慟諡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長子他觀襲爵太武曰斤西征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効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爲公傳國至孫緒無子國除太和中孝

文追錄先朝功臣以斤配饗廟庭宣武繼世以緒弟子  
監紹其後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爲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  
列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之  
初爲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  
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累遷中領軍賜爵  
安平公出爲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明元卽  
位念前功以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武等聚黨  
叛明元假建前號安平公督公孫表等以討武斬首萬  
餘級餘衆奔走投泚水死水爲不流晉將劉裕伐姚泓

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明元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遂東入青州圍宋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以功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爲宋所憚除

平原鎮大將封丹楊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簡幽易以南  
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檀道  
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  
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道濟兵飢  
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建沉敏多智東西征  
伐常爲謀主容貌清整號曰嚴明又雅尙人倫禮賢愛  
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  
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爲寇太延三年薨時年  
七十三諡曰襄賜葬金陵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  
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道

武崩清河王紹閉宮門明元在外紹拘逼俊以爲已援外雖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歷磨渾等說紹歸明元時明元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爲爪牙及卽位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執悅殺之明元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宮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慇懃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時年二十八明元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成王諡孝元賜溫

明祕器載以輜輶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  
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賵賻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  
踰之者初俊卒明元命其妻栢氏曰夫生旣共榮沒宜  
同穴能夠葬者可任意栢氏乃縊遂合葬焉俊旣爲安  
城公俊弟隣襲父爵降爲丹楊公位尙書令涼州鎮大  
將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遂相糾坐  
誅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  
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曄曄爲  
苻堅所滅屈友人公孫眷妹沒入苻氏宮出賜劉庫仁

爲妻庫仁貴寵之同隨眷商販見道武有濟世才遂留  
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道武徵兵於慕  
容垂同頻使稱旨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  
典庶事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  
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  
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爲南  
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旣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  
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明  
元卽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人訟又詔同與肥  
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

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郡國肅然同東出井  
徑至鉅鹿發衆欲修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城於宋子  
以鎮靜郡縣護嫉同得衆心使人告同築城聚衆欲圖  
大事太武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爲左輔及卽位進爵高  
陽公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明元時典太倉事盜官  
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求戮屈自劾不能訓子帝  
嘉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閱家法修  
整爲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爲百  
姓所苦卒贈高陽王諡曰恭惠屈弟原雅性矜嚴沉勇  
多智略明元時爲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



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敵違節度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爲將鎮雲中蠕蠕犯塞原輒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兵將軍太武卽位拜駕部尙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爲五道遷尙書左僕射進爵河間公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爲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逆事泄伏誅原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數萬弟頡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明元初爲內侍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所迴避嘗告其父陰事帝以爲忠特親寵之宜城王奚

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築壘自固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人間爲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頡曰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囚乎斤猶以馬死爲辭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焉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赫連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彥之寇河南以援定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太武西征定以頡爲援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遂濟河攻洛陽拔之進攻武牢武牢潰又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

申謨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爲王卒諡曰襄頡爲將善綏士衆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苻氏內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富擬國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爲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武由是恨之岳獨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警於栢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斤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反於陰

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剋詔岳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  
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  
爲將有謀略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  
所統六郡置相州卽拜岳爲刺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  
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承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  
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  
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  
儀人君遇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時人咸冤惜焉  
岳葬在代西善無界後太武征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  
改容遂下詔爲立廟令一川之人四時致祭求其子孫

任爲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王建廣寧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  
帝舅貴重豐子支尙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尙公主登  
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  
謀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大夫  
建兄廻時爲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廻父子  
伏誅其訐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  
辰破之爲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  
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  
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爲寶覆敗於此國內

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  
伐罪弔人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阬之  
帝旣而悔焉井州旣平車駕出井陘次常山諸郡皆降  
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  
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剋士卒多傷帝自中  
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於栢肆塢遂圍中  
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  
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  
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驎爲主遂閉門固守  
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

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太僕徙真定公加散騎常侍  
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  
道武幸賀蘭部後賜爵屈虵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  
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  
忠懇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秋卿年一  
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爲私第別業并爲築城  
卽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一百二  
十卒諡曰貞子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歷位四

部尙書從平涼州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  
會蠕蠕侵境除柔玄鎮都大將卒諡曰靜陪葬金陵子  
敢襲爵位庫部尙書三十伊和襲

婁伏連代人也代爲酋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  
父位領部落道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  
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時爲晉兵將軍并州刺  
史太武卽位封廣陵公再遷光祿勳進爵爲王後鎮統  
萬薨諡恭王子真襲降爵爲公真弟大拔封鉅鹿子大  
拔孫寶字道成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  
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



命葺構人歸繼路歲考爲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  
討擊葛榮王師敗續寶囚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  
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  
至此遂將詣榮笑曰婁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顧  
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卽其驗也寶遇  
逃者密啓賊形勢規爲內應天子感其壯志召寶第二  
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始得還永安中  
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以  
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惡  
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立敕寶與行臺長

孫子彥鎮恒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詹事寶爲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傅守靖謙恭以此爲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閻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尙華陽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弟並爲上賓入八議明元卽位爲內都大官進爵爲侯宜城王奚斤之攻武牢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太武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尙濩澤公主太武

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初劉顯害帝梁眷知之潛使牧與穆崇至七箇山以告帝錄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功使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慕容寶以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以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爲魏附臣至跋以才辯知名道武擢爲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爲尙書鎮鄴以破慕容德軍改封定

陵公與常山王遵討賀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爲平原太守道武寵跋於諸將羣臣皆敦尙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炫曜於時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狩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道武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灑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產業各相勸勵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後太武幸材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二牲霧卽除後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爲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寶夜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栢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可輕爾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帝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帝旣銜之後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爲將以平當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爲對明於聽察爲人愛敬

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  
狄干而絕婚興弟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  
支唐小方等四十餘人後興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  
狄干還帝許之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尙書諸  
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  
所留遙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見  
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爲慕而習之故忿焉旣而殺之  
李栗鴈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北栗少辯捷有才能兼  
將略初隨道武幸賀蘭部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  
心腹多任親近唯栗一介遠寄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

左軍將軍栗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祇肅笑唾任情道武卽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羣下盡卑謙之禮自栗始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道武世有戰功明元時爲武牢鎮將爲寇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都曹尙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說咸藉股肱元桓穆之際王迹未顯操含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不二純

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款遂膺寵眷位極台司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從享於廟抑亦尙功世載公卿奕奕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嶠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臨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顛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磧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禽赫連昌摧宋氏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庾業延見紀危



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旣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  
覆蓋亦其命王建位遇旣高許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  
罪歟羅結枝附葉從子孫榮祿婁伏連閭大肥並征伐  
著蹟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提賀狄干李栗奚眷有忠  
勤征伐之功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北史卷二十考證

衛操傳後爲勒將孔長所滅○長魏書作萇

尉古真傳鳴騶饒吹○饒監本訛饒今改從南本

穆崇傳泰常八年○泰監本訛太今改從魏書

請景穆避保南山惠保太后不聽○魏書惠字下無保

字此衍

奚斤傳後以爲侍郎親近左右○監本脫親字今從南

本增入

叔孫建傳投泚水死水爲不流○泚魏書作沁

和跋傳道武寵跋於諸將○於字上魏書有冠字

賀狄干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中國魏書作羌  
俗

北史卷二十考證

北史卷二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九

燕鳳

許謙

崔宏

子浩

張袞

弟恂

鄧彥海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圍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常使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

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于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

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爲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卽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尙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

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之來寇也道  
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  
武命謙爲書遺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  
關內侯寶敗佛嵩乃還及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并州  
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  
公諡曰文子洛陽襲爵明元追錄謙功以洛陽爲鴈門  
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  
北地公卒諡曰恭

崔宏字立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  
悅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容暉爲黃門侍

郎並以才學稱宏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總庶事人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爲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鵠雀飛沉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



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旣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各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立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

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徒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尙書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入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嘗謬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

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尙焉尙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卽位清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

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爲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

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泰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廷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隱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

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  
不爲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  
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  
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  
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摠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  
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兔在後宮  
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  
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  
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  
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

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旣無以至來秋或復不

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等物姚典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乃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典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



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秦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

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彪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虜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

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于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立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

地亦終當爲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植不

思樹黨強隣報復讎耻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掇豎小人  
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殘滅耳帝大悅說至中夜  
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  
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人太微經北斗  
絡紫微犯天棊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  
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何國朕甚畏之浩曰災異由人而  
起人無覺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  
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爲僭晉將滅劉  
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  
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烏瀘池射鳥聞

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  
信天道初浩父疾篤乃翦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  
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  
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自朝廷禮  
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雅說不長屬  
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  
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  
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  
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  
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篚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恒

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爲我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怡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

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叡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在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各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



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於汝曹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

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卽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爲

相州刺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  
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  
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  
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歛容深美之  
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但人貴遠  
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  
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爲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  
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  
旨先以復五等爲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  
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

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  
已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  
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  
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  
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  
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  
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  
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  
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  
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

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麈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讚成之尙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

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慙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

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  
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  
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  
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  
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  
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  
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  
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  
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人塞國人震驚今夏不  
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

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  
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  
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  
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  
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  
復令羣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既罷  
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  
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  
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  
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



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齧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

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穹廬科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

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旣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必精美帝爲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

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尪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尙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

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

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  
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  
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  
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  
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  
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  
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  
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  
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  
人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

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  
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  
必此之羣矣臣常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  
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効浩又陳  
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  
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  
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  
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  
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  
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

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



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  
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  
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  
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  
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倥兒情見正望固河自  
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  
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  
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昧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平涼  
旣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  
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

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召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各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

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  
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織之所聞皆非正義  
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  
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  
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  
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  
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  
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  
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  
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

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爲純臣然繼父修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尙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闡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

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其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總理史務務從實錄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有鑒識以

人倫爲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  
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  
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  
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  
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迴還後  
獲尙書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  
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  
必與之遇旣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  
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  
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

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吳聞帝至。」

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剋帝悔之後以浩輔東  
官之勤賜緡絮布各千段帝蒐於河西詔浩詣行所議  
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強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  
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  
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  
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  
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  
陛下以此事闕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  
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浩又上五貨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



孝經論語詩尙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

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  
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  
卷初道武詔祕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  
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麇二年詔集諸文人  
摭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享黃輔等共參  
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郟標  
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勒浩所注  
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  
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  
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

取祕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昧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祕書郎史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羈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壻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

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初浩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俊至是而族浩旣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浩母盧謹孫女也浩著食經

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僅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餽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費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

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  
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  
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  
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  
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  
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爲世摹楷行押特盡精巧而不  
見遺迹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爲張願所獲本圖  
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中書  
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  
錄於允集初宏父潛爲兄渾等誅手筆本草延昌初著

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  
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  
人多摹榻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  
潛書以爲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  
高演俱知名歷位祕書監賜爵具丘侯樂安王範鎮長  
安選舊德之士與範俱以徽爲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  
王傳進爵濟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  
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  
不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諡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始清  
河崔寬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及沮

渠氏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  
子寬送欵太武嘉之拜寬岐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  
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誠  
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諡曰元寬字景仁還京封  
安國子位引農太守初寬通欵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  
接之及浩誅以遠來踈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  
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與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  
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嶠地嶮人多寇劫而寬性  
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細



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人寬善撫納  
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恒農出漆蠟竹  
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  
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  
餘人卒遺言薄葬斂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  
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爲內祕書中散  
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  
駿等終爲名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  
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爲文筆蠕蠕  
時犯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

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  
衡至修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  
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爲侯爲  
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  
武初爲鉅鹿太守弟肅之逆敞爲黃木軍主韓文殊所  
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  
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  
於趙郡太守敞弟鐘字公祿奉朝請弟肅之逆以出後  
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  
後鐘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盾辭訴累歲人

士疾之。丞朱世隆爲尙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齒。肫好學，有文才，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宏同郡董謚，謚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謚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卓，位並太守。袞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追蠕蠕五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牀山下大破之。旣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

糧意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袁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疆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袁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豐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納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爲峯以記功德乃命袁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袁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竭力難與爭鋒宜羸師

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遷給事黃門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旣剋中山聽入八議拜幽州刺史賜爵臨涓侯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荅晉將郗恢書失旨黜爲尙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逞荅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錄舊勳遣大鴻

臚卽墓策贈太保謚文康公子度少有學尙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大官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鍾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女爲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尙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爲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勞臣懈節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爲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不誣十室而況一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諡曰簡長子倫字天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爲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覩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旣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斷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哀弟恂

恂字洪讓隨兄袞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土  
士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  
帷幄密謀頗亦參預賜爵平臯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  
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  
建學校優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  
者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爲當時第  
一明元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  
財贈并州刺史平臯侯諡曰宣子紀字道尙襲爵坐事  
除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  
諡惠侯代所歷著稱有父遺風代子萇年爲汝南太守



郡人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甚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爲冀州刺史爵真定侯拒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遣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爲異姓兄弟卿亦猶吾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佗役効命垂乃用

爲河間太守後卒於趙郡內史彥海性貞素言行可復  
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爲著作郎再遷尚  
書吏部郎彥海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  
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是彥海所爲賜爵  
下博子道武詔彥海撰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  
事而已未有體例彥海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  
暉時爲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  
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  
賜彥海死旣而悔之時人咸愍惜焉子穎襲爵稍遷中  
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穎與

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太武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  
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所詔穎爲文銘於漠南  
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爲侯卒諡曰文恭子  
怡襲爵位荊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孝文賜名述  
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爲太傅  
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諡曰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  
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艱虞  
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儁偉仍屬權輿總機任  
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

文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  
元爲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旣  
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  
全豈烏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  
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袞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  
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世著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北史卷二十一

北史卷二十一考證

燕鳳傳習陰陽讖緯○監本緯訛諱又下文及軍圍代句圍訛國今俱改從南本

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仗監本訛丈今改從魏書

崔宏傳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魏書州字上有神字  
明元以郡國豪右十人蠹害○大人蠹害魏書作大爲  
民蠹害

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武字衍魏書無之  
浩傳賜浩妾各一人○魏書敘崔浩事本與周澹並書  
故云賜浩澹妾各一人今刪去周澹乃仍用各字謬

矣

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乃其物也○乃其物也魏書作各以其物祭也

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諱謂皇長子燾也此亦仍魏書舊文而未改也

居列滿朝○滿監本訛蒲今改正

時方士祁纘○祁監本訛初今改從魏書及南本

牧建西垂下國○牧監本訛攻今改正

潔等各欲迴還後獲尚書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考魏書則尚書二字乃其生日三字之訛也

敞弟鐘字公祿○鐘南本作鍾

張袞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亦地南牀山下○牀監

本訛林今改從闕本

度子白澤○魏書度子陵之弟延延弟孫白澤此恐誤  
恂傳子萇年○萇魏書作長